







贈淑人李節婦墓表

婦人而立節者徃徃當其家中葉或以死或以僅存  
或中微而後乃昌大則有幸有不幸焉彼自盛年迄  
於白首所歷皆悼心摧骨形影相吊之境即幸而有  
賢子孫躬食其報則已春秋高耳目視聽衰僅乃見  
之或遂有不及見者嗟乎節固若是苦耶張淑人者  
李贈君繼古配也歸贈君八年舉一子一女而贈君  
卒淑人悲絕而蕪心口自語也役逝者則孰與育生  
者乃強活而拊二孤李故以贊雄邑中贈君沒家漸

索歲復不登幾無以給朝夕外侮狎至索賦者日譁於門淑人脫簪珥給之茹苦操作十餘年而孤始成立是為封君棟棟舉二子曰雲龍化龍化龍即今司馬君女歸殷孝廉煉淑人因命兩孫從殷生受易每雞鳴淑人篝燈而績呼兩孫起讀書未幾皆補弟子員而司馬君迄成進士為世名臣司馬君初仕為嵩縣令淑人就養邸中時時教司司君為政尚寬大省刑獄務得百姓之和司馬君受教惟謹治成擢為郎以考績過家省淑人而會學使者以淑人節行聞於

上有詔表其閭士女聚觀艷羨之淑人獨俯而泣我以夫子故徼寵靈至此而夫子墓木拱矣淑人少而困比司馬君起家淑人已老司馬君以御史中丞撫遼左用破虜功

天子驟貴之至貳卿予三世誥命而淑人卒已數年蓋自古明智婦人徃徃當其子孫髮未燥時識其家興以俟後如左券守節者則不然痛憤之極生死不自知何知興廢當淑人脫簪珥給吏卒時豈復知有今日哉夫知其後且昌而為節者易耳不知而為節

者此真無所為而為者也節立矣後始昌大而身已老或遂不及見嗟乎節固若是其苦耶語曰士窮見節義當天無事梯榮席厚不知何人一旦有緩急死事成事以濟艱難者皆節士也代終之義畧同一揆不幸而不濟與禍偕終幸而濟為家國福始而未必其身享之也要以窮不極節義不見儻亦天成之耶作李節婦墓表

雲川蔣公暨姜孺人行狀

蔣之先吳之江陰人其遷於青社自肇青公始也肇青之父曰啓源公啓源而上不可得而譜至肇青乃著云肇青公諱安任質持高節捐金掩骼鄉人德之生通字士亨以行義克持其世世有聲於齊魯間士亨公配李氏夢人授以盈尺之璧曰以是為而子無何而雲川公生生而穎敏豐頤秀目面如紫玉士亨公愛而名之曰琳長而字之曰國器甫冠而姜處士桂以孺人來歸孺人少失母繡一像事之如生事繼

母如母也公學書未就去而兼廢箸然天性至孝每  
出遊必具脩隨以贖遺兩尊人孺人躬自烹飪恭鞠  
而上之病則必焚香祈以身代夜不交睫衣不解帶  
且莫視食和藥夫婦跪捧盃以進顧兩尊人色稍和  
退而相慶也處兄弟備極友愛周其困乏長兄雲門  
卒衣衾櫬槨一切取辦於公孺人見長妣必斂容禮  
下之人以比鍾夫人之禮却夫人之法云戊午公入  
賞為王府典謁王田故有督租使者使公攝其事其  
地曠悍喜鬪公至則曉譬禍福喻以禮讓靡不瞿然

顧化有老父訟其子不孝公諭而遣之其子涕泣受  
教卒以孝稱自公遊於什一孺人操機杼力作稍稍  
自贍給獨喜施予徇人之急里中有求者輒與之曰  
緩急人所時有也或損其母錢析券一無所問二少  
年見誣為盜不能自剖公力為白寃狀事竟得釋公  
遂不復見於是相率而尸祝之公舉三子長公春芳  
次世芳聯芳當其少時三子小坐着膝前為說古今  
忠孝事諭勉之稍佻戲不如儀孺人怒不設食夜誦  
則紡績以伴之曰吾倦則兒輟讀耳於是三子競自

淳勵皆以儒術顯孺人持家政居處井井待諸女婦  
嚴而有恩嘗曰婦人職在中饋好逸好遊好侈好華  
非婦人也蓋孺人年五十而沒沒而公撫視居處帷  
帳諸女婦雍雍脩其婦順流涕曰孺人之遺教也癸  
酉長公舉於鄉庚辰成進士領揚州推官過家省覲  
公諭之曰刑官之難也其職在執法而法難純任也  
要以意平法以法傳情夫仕者豈必尊官能奉職者  
稱賢耳勉汝行也惟權與貨足以傷志長公頓首受  
教之官清謹自將平亭寃獄按部使者交章薦達之

長公既貴公猶角巾布袍行里中郡大夫高其行義  
請以為三老而旁邑長令多年家子詣門上謁或請  
居間有所言輒謝曰以子故而枉郡邑大夫以為重  
非義也教子之謂何而操郡邑大夫之重為利權非  
恕也竟避匿不見聞長公持議平得大體介舟往觀  
之長公具儀從以迎公戒以揚州理而迎也者勿御  
也賓客以揚州理而見也者勿見也每退食則問所  
平反及治民方畧長公具以對大喜稱善為加七箸  
已而嘆曰惜矣孺人之不及見也然子之能官孺人

死不朽矣久之治裝歸長公送之邵伯湖依依不能  
 別公固獨抗顏論政事娓娓數千言長公受而藉載  
 之其大旨依于忠孝深以宦成為戒曰鬼之報政無  
 憂貧矣家有積粟為道路費自揚州歸謝賓客數月  
 而病使豫喪事書遺囑寄長公乃言屬纊之期期至  
 而卒公卒而青之人士走相弔曰公其猶有朴茂之  
 典刑而今已矣維揚士民亦曰長公治行方當課最  
 而遽以憂去其以奪我慈父也柰何於是姻人馮生  
 聞而悲之為之論次其行事云嗟嗟士之行志何論

崇卑陳孔瑤之管書記馮先生之收薛稅是目見矣  
 蔣公之治三日實無此兩人夫蔣公非素席官厚也  
 躬見治之難而獨好施以行其德為後世開業以  
 取償於天若責左券此其所操不獨什一之策矣姜  
 孺人所稱可著於內則語曰不知其母視其子三君  
 者皆彬彬孝友君子也

釋義鍾郝夫人

郝仲將門孤陋王湛見其女井上取

婚烏果有令淑生王承為王氏母儀王渾娶鍾  
 琰女亦有俊才女德鍾郝為姊姒雅相親重鍾  
 不以貴陵郝上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  
 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東海王湛



子王承也京陵  
渾為京陵侯也  
有負債者盡破  
其券焚之

平亭

借云  
平反  
馮先生  
馮瑗為孟嘗  
君收稅於薛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余公行狀

余自巳亥奉詔起家世用三馳書招余余至世用曰  
急欲見君者欲以身後片石相託耳因具道少時困  
阨狀語未卒而泣時世用已病數上章求去

上輒慰留不許余與同年諸兄弟更日訊之世用自  
力起見客榻前相勞苦如平生曰詩所謂死喪無日  
無幾相見者也諸兄弟不忍聞徃徃以他語亂之七  
月望始謝客勿來中夜余夢世用使使來曰病亟矣

無可憾者有一語與子未及言耳夢中視日影半西  
楹上余寤大呼涕泗承睫攬衣步及於庭中夜使人  
問世用世用尚無恙晨起日影上西楹之半而世用  
僕來告急車及蒲胥之市世用已屬續矣傷哉子前  
似欲有言而我以他語亂子也今即欲起子問一言  
可得乎我之愛子以姑息即不知子所欲言者何等  
也為家事也子生平不問家世事耶非余所敢問也  
嗟乎傷哉世用遽永別乎公諱繼登世用其字也別  
號雲衢其先越人永樂中高祖士賢宦於燕占籍於

交河縣東五十里泊頭鎮士賢生珉珉生誠誠生信  
信饒於財稱廉賈生伯恩即贈宗伯公也配褚氏繼  
配陸氏而生公贈公以貢入太學授東昌幕薄遊減  
父之產卒於官而陸夫人亦先公一歲卒當是時公  
生八歲矣煢煢憑兩棺以歸族人欲攘其業爭欲死  
之竟不死則厝薪其間而燔之火及門而燔公復得  
不死公自少醇篤喜讀書志意如成人年十三補弟  
子員數試高等族人始不復謀公十幾歲委禽於某  
氏甲子舉於鄉丁丑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其學

務考國家故實及前代治亂所繇不喜為浮詞每試  
輒後公夷然不為意及試肅雍殿賦限以嚴韻詞鋒  
從橫亡窮當事者始以為才而亟拔之公亦夷然不  
為意也在館局三年未嘗尺寸易其度歲己卯授檢  
討以大慶恩贈父東昌公如其官母褚氏陸氏皆孺  
人辛巳奉詔直史館時應制有所結撰多稱 上旨  
每休沐接士大夫以慎密朴茂自將即同館諸兄弟  
時時為好會縱心酣暢抵掌無所不談公落落穆穆  
無能窺其際者癸未分校禮闈校文務以典正絀浮

華士不取是歲纂修會典丁亥會典成陞修撰賜白  
金文綺戊子使於周藩却餽遺無所受歸渡黃河中  
流而舟膠波濤撼之聲如雷柁折舟人皆泣公具衣  
冠而禱曰予以使道於河逢神之怒舟膠不渡予小  
子之罪也以予小子故而至震驚龍節神亦有佚罰  
惟神實圖利之禱既而波恬如或翼舟以濟己丑充  
經筵講官已而陞右春坊右中允充日講官偕余以  
通鑑進講故事經筵多獻替之言日講衍其義耳世  
用與余約 上久不御講講臣無所闕其忠稍稍引

古誼傳時政以獻治亂得失皆具陳其所以然或庶  
幾以三百篇諫言者亡罪聞者足以誠也辛卯典試  
留都既撤棘進諸士而醮之曰與諸士約有如余所  
官而自私自欺以干清議無以見諸士諸士有自私  
自欺干清議亦無復相見也諸士皆凜凜佩服之壬  
辰陞右諭德典試北闈是歲增額二十人癸巳陞左  
庶子甲午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充正史副  
總裁修武宗毅皇帝紀乙未充廷試讀卷官已而陞  
詹事掌翰林院事丙申大內火公偕講臣上章引劉

向不學道厭妖火焚宮以諫疏入不報是年擢禮部  
右侍郎戊戌充會試知貢舉官申飭令甲加恩以三  
品滿課其職最予三代誥命任一子國子生是年陞  
左侍郎署部事自公為中允至今官皆兼日講而余  
以省覲歸凡余所直日亦公進講故其在講筵最久  
獻納最多歲時受 上賜予白金文幣廷臣無敢望  
焉已亥擢尚書上疏辭得旨卿器學醇講帷著績簡  
司邦禮出自朕衷先是九卿推至再公名最後 上  
竟用公蓋特簡也公初為史官呐呐似不能言者及

典秩宗持大體規大計矻然如山不可動搖雷擊太廟樹公上言弭災以實不以文今所謂修省皆文耳不郊祀不廟饗皇長子不婚不冠不用立而礦稅日亟祖宗寔無望於陛下乎霆怒氣也兵象也循理度勢恐有窮苦之民弄兵潢池中者此時而泄泄循脩省之文欲以應變回天豈可得也疏入上嘉納焉是年秦晉齊皆地震南都雷火西寧鐘不擊自鳴紹興地出血公復上言四方所報二氣舛錯之狀近歲未嘗有也天視聽寄於民今畿甸郡國百

姓苦於征調催權織造開採各欲以情訴於上而不可得計惟有仰天而泣耳天不言故以變異譴告陛下人情愁苦鬱為無聊無聊之民易動難安漢臣徐安以民困主不恤下怨上不知為有國之戒願陛下以愛民實心為敬天實事罷諸弊政不便於民者疏入上報曰仰承上天仁愛深用警惕羣臣宜增修其職以祈時和毋以虛文應已亥播州酋楊應龍叛破綦江城上徵諸路兵討之公請罷四川礦稅以佐兵食寬民力不報九月太白經天秋道山崩復湧

土山五公復上言天不和寒暑隔人不和贅龐生地  
不和立阜出方今星纏失度水旱為沴太白晝見甚  
且經天此天氣不和也鑿山開曠裂地求砂以至地  
不能固脉而山崩金不能生水而川竭坤不能奠維  
而地震此地氣不和也閭閻窮困加以必不能止之  
誅求帑藏空虛責以必不能辦之珠寶奸民蟻聚中  
使鴟張世變如亂絲民命如累卵中外太隔上下不  
交此人氣不和也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陵  
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為陰乘陽邪干正下叛上之象

羣臣者 陛下子也 臣子不能動 君父言愈數愈

厭 陛下者天之子也 天以非常之變感悟 陛下

尚可恬然不為意乎 不報公見士習薄躬行喜浮說

離經叛常深以為憂 上疏曰 祖宗設學宮頒布大

全諸書為聖經翼別白黑而定一尊比乃有倡為異

說竊佛氏之餘以燭亂天下之耳目共相推挽靡然

從風謂傳註為支離謂經書為糟粕謂躬行實踐為

迂腐謂人倫物理為幻妄謂紀綱法度為桎梏謂禮

義廉恥為虛偽惟一了此心則踰閑蕩檢皆為率性

矣新學小生轉相崇尚雜入文字名為新說宜絕其道勿使進其於端士習統聖真非小補也公始以貳卿署部事數月請 皇長子選婚疏九上及正席南宮疏請建儲及行冠婚禮者三與羣僚同署名以進者五即病肺咯咯不休猶伏枕具疏草每談國事潸然流涕曰大禮不舉禮官死不瞑矣今歲三月聞詔旨將有事於東宮趣禮部具儀公瘖甚扶掖起視事會次子卒公病轉劇數乞歸不得請卒於官公既受上知翕然有爰立之望推閣臣者凡四 上方以金

甌覆之會有後命訃聞

上深悼之如例予祭葬加

祭一壇贈太子少保謚文恪公性忠直有大臣之節善執持重許可一顰笑不輕假人貴近無敢干以非法士大夫與語無敢及非義僚屬有不當即正色訶之或時對客詈其僕隸驟見不能堪久而知其無他乃更服其嚴正直致而敬信之當其怒若不容人吐一語及人告以過輒斂容謝客朝聞夕改不俟明日矣使於汴與余別交相誠也謂余慎語及慎交余曰子性太急少緩之兩受其語而載之使事竣報余曰

敬我者我不得不加禮慢我者我不敢不加禮以此  
往返未嘗與人忤奉足下之教也生平遇事慮而後  
動咨詢定而後發一發即責育不能奪議禮議謚議  
科場及議東事封貢請兵請餉侃侃持正無所回撓  
廷中皆服其平居官廡以節儉佐之操持甚苦然未  
嘗以行能驕人終身不置姬侍不營產業曾學士過  
其家茅屋數楹蓬蒿沒人嘆息而去執法不受干謁  
亦不以一事干人次子道一累試學官皆見置揚夫  
人欲求為道地公曰子而才自當得之不才自當置

之即郡邑小試終不肯為一言公產既薄又時分給  
親族比歲大侵傾廩以食之不給糜至就公於京邸  
公復分俸給之里人皆嘆公貴而能貧貧而能賑人  
不可及也公既卒同袍諸兄弟哭而酌之素衣冠送  
之流涕後橫不忍相視已而相與憶其生日不視淫  
靡口不道偽妄身不踐私曲居不營豐節表裏洞達  
無少隱伏跡其終始可謂貞矣為文典重懇至以意  
識為宗不喜浮辯綺語詩法孟浩然尤長於古風所  
著文集若干卷通鑑進講錄五十卷國朝典故紀聞



十八卷行於世

**釋義**浦胥市名見潜也

贈徵仕郎鴻磐先生墓誌銘

南昌鴻磐劉公者侍御史陽生父也陽生余丙戌所  
舉士每聞見從容語次及先君子隱行甚具輒愴然  
不自勝曰願先生一言為先君子不朽余心許之而  
久未就也已陽生由中舍拜侍御史執法殿中按畿  
內屯政直聲殷殷起寢貴重矣而亟請告以歸時余  
以省覲先陽生歸海上則走使千里徵言于余竟前  
志也按狀公諱漸字以進鴻磐其別號也家故丹陽  
自十世祖婦之更徙南昌梓溪里世不乏冠蓋聞人

公父廷敏大父伯祥皆以醇謹長者著稱公生而穎異天性孝友丁母樊孺人艱哀毀如成人父念其孑然孤也授室焉公即不從父命也從之則以喪婚也終三年不入其室日卧苦讀禮哭泣上食自初喪至除服無違禮事繼母至孝如事樊孺人弱冠補博士高等廩然露頭角會父遘奇疾走書幣徧謁海內名醫而以身下之久之廢業而業醫則又嘆曰夫今之讀書斲仕進取世資耳苟於世有濟即獨行一意未為晦偏惠一方未為隘也吾束髮激昂成學四上部

使者而卒杓鑿是固命也吾將遂行吾意耳公既精諸方術家參互以神識遠近重繭歸命戶屢常滿李司馬吳司空皆折節嚴重之禮以為上客公常曰夫用藥如用兵俗醫泥古方術幾幸有功霍驃騎何人哉因自為醫畧記以示後語盛傳于世云公性峭直雅不談襍祥與人洞朗軒豁無城府聞人善津津不離于口若其身有之有過必面折無所回隱鴛子弟至憚匿弗敢見其悔而自更即復獎借之故雖公所庭辱卒能使損然服義衆以比王彥方焉平生疎財

喜施趨人之急唯恐不及倘儻解紛一言如山而無  
德色里中有大事必慷慨為族屬先時境內數苦水  
公商度利病議置圩閘便上其議督府報可公曰謀  
於其曾成於其身身之不力人於何有躬為操畚鍤  
夙夜征繕竟成圩閘為邑永利焉尤篤於宗誼歲時  
伏臘必會於宗盡驩而罷宗祠日久且圯鳩工庀為  
間取族譜手自訂之宗人子以其業售公感容謝曰  
爾祖父以遺爾吾不忍為吾而盡也今 上改元拜  
爵一級尋卒卒之日四方致賻閭里罷市卒數年而

侍御君貴顯以中舍秩滿贈公如其官云余嘗讀史  
如秦緩漢倉公其識詣皆究于天人之際而託方技  
以自見於世蓋古人立一行工一藝皆獨往而造極  
後儒總、欲無所不兼不終日易心不終歲易業矣  
以公篤心質行足以自致雲霄之上而僅僅以醫顯  
夫惟不分乃疑于神古稱賢人君子不在朝廷則在  
醫卜之間諒哉余姑採其端而為之銘銘曰孰以爾  
劭于才其璞而再剛也孰以爾進于技其醫而三折  
也嗚呼孰窮也而通孰隱也而功載蔗載藜歲乃豐

有聽者馬為人龍衣繡持斧亢爾宗上醫醫國報乃

崇言乘白雲遊鴻濛銘于幽隧昭無窮

釋義重繭遠行也驃騎何人哉霍去病為驃騎將軍

法去病曰用兵顧方畧何如不至王彥方王

學古兵法此謂醫不必泥古方術也秦緩漢倉

字彥方素方正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秦緩漢倉

盜曰刑戮是甘乞勿使王彥方知也秦緩漢倉

秦醫名緩漢大倉公淳于意

慶府右長史棘亭王公墓誌銘代

棘亭王公以慶府右長史致仕歸歸二年而卒卒三

十年而公子大理左丞世揚以侍御馬公狀謁某請

銘公墓道之石某梓里後學又與大理君同奉軒對

誼不敢辭謹按狀誌而銘之狀稱王氏之先本山右

人其先世有諱貴者自山右徙居廣平之李排營村

遂為廣平人貴生柔柔生玘玘生友友生臣臣攻文

章有大志竟以諸生齋志而歿娶于張有二子次即

公也諱允武字殿邦別號棘亭公生而敏慧才質過

人長厲志讀其父書為文雋朗多奇氣既隸學官每試輒冠其曹性嚴重不與群曹伍即其曹亦帖然咸服之顧數試數不售晚乃以明經入太學嘉靖庚戌謁選銓曹除江西南康府通判南康地故瘠薄而俗善逋賦每郡吏督賦者至黠者輒醵金錢前為壽一入其賄即噤不敢復有所問以故賦恒逋多者或至八年公廉直不受私謁既視事前行金者徘徊門下不敢入公乃召諸逋者按緩急為期日而遣之諸黠凜凜以次輸賦無敢後期者部使者奇其能疏聞于

朝為下璽書褒予之會守缺即以公攝守事時粵西狼兵入內地剿倭剿倭者所過橫甚百姓患苦之以次當至南康郡人甚恐公乃預為檄、其渠率曰以爾剿倭柰何乃自為倭今與爾約餽餉不時罪在有司餽餉時而爾橫如故惟爾罪三尺法具在吾知用吾法耳率已前聞公名既得檄頗懼而戢其下公言勅屬邑為具以待竟過南康無敢縱者郡瀕湖盜賊之所出沒舊有游徼船若干艘歲時繕治郡任其費而主者任其勞守備其匿其費而責繕治于郡公持

不可其志甚譖公于巡撫都御史都御史怒公廢格  
為停公月俸公乃徐條故事暨所為侵匿狀上之都  
御史內媿公卒褒公治行為江右第一饒萬年令其  
以朘削機兵月糧為機兵所訟讞者受賕右令而重  
繩諸訟者眾兵怒遂軟血以叛饒郡戒嚴時直指徐  
公方行部至饒倉卒無以為計適公以他務至徐公  
喜曰王別駕來事其濟乎即令公停他務而撫亂兵  
諸亂兵聞公來亦相戒無動王公治我吾屬當無患  
矣前讞者謂公為地公不應既繩諸亂首而令亦論

如法衆心始安直指益奇公即以公署萬年事公更  
約束嚴稽覈省一切繁費鹽米瑣屑一取給于南康  
壯兵其訟其隊之長而所株連甚衆公心察其寃為  
爭之御史竟反其成獄萬年民為歌以誦之誦見翰  
編浮梁金公所為去思碑中公治萬年凡六月以考  
績赴闕下民攀留不可得則相與圖公像尸祝之公  
既以最聞名益起復移公景德鎮董陶事公愈孤立  
行一意自貢額外諸造為淫巧以賂遺權貴人者槩  
從禁絕歲省工費數千百緡景德人德公如德父母

淳梁尉某以巡徼至鎮而縱其徼卒有所剽取於民  
民不勝忿鼓譟圍尉將甘心焉尉恐避匿公署中公  
為尉慰民乃解散去庶申陞兩淮鹽運司副使公  
日講求利弊擇通商惠民便利國家者佐其長次第  
舉行之或有諷公為囊橐計者公峻詞以謝其人慙  
而退都御史鄔某以嚴相私人得總海內鹽政大以  
賂聞鹽政壞亂准商黃某塢金數萬將逆諸境上公  
庶得其實亟置諸法淮陽鹽賦甲天下都御史視為  
外府比至無所得大恨公會公遷慶府右長史猶未

釋恨嗾所厚善御史伺公隙無所得竟以老落公職  
致仕時年五十七公既歸杜門謝客布袍蔬食無異  
寒士又踰年壬戌秋七月三十日以疾卒云古人有  
言庶吏可為也而不可為夫庶者任氣多亢厲不能  
忍人難與共理其不然者又無能引當否至耗廢官  
事此安可為也公歷官所至常祿外毫不以自汙非  
賓客不御酒肉騶從敝陋不治郡人見前導不問而  
知為公也豈不誠庶然無務凌人常有以自下者蔽  
人之過且調護之甚厚推其庶平人不忍欺故能片

詞而銷兵民之變此非可以口舌爭也仕而俎豆于  
郡歿而俎豆于鄉有由然矣嗚呼若公者廉而可為  
者耶是宜銘銘曰廉于財或短於才公才恢恢以割  
以裁如卻斯開廉于身或以矜人公則恂恂若芒若  
苞飲人以醇世競于貪貪以趨炎而公獨廉以廉見  
嚴故終仕而淹淹公之位不能淹公之世是生哲嗣  
為時廉吏以繼公志撫公遺迹銘之貞石納于幽宅  
俾子孫承藉世其清白

釋義渠率

率讀象會飲  
日帥醜也

### 誥封嚴淑人墓誌銘

嚴淑人者少司馬玉陽沈公元配也始少司馬自郎  
官副廣西觀察使考最淑人三受命為恭人以予儆  
惇考最進今封淑人系出先尚書震直公以佐命勲  
光大其後裔數傳至上林公世濟其美禱於神而生  
淑人生而婉約慧心而馴行能讀孝經女誠諸書上  
林公擇所宜歸以歸司馬公司馬公父中憲公母朱  
恭人繼母曰陸恭人淑人為沈氏介婦不及事朱恭  
人而逮事其大母談與陸恭人晨昏兢兢無違禮大



母談於諸婦姒中獨善淑人凡賓燕祭饗一以屬淑人淑人上請之大母中謀之諸姊姒母敢專決諸伯叔姊姒有事必以諮淑人中憲公官於外少司馬挾策山中家政無巨細皆淑人任之躬織紝課僮僕操作以佐其家少司馬既成進士所當皆天下盤錯之會令當塗苦水值景王之國苦供億為工曹即苦土木在河漕苦河決在建昌苦旱備兵西粵及撫三晉皆苦兵淑人即不敢問文事然居常與公蒿目而憂相勗以大義報國恩厚遇水旱未嘗不齋心而禱也

少司馬出而治兵未嘗不以矜功殺降殘無辜為公誠也公曰吾官三十年而不溺其職則淑人助也陸恭人卒有女而少淑人育之擇良士嫁之嫁而死復收育其子女司馬公伯仲五人女弟四人戚屬至繁衍淑人恤其有無拊循其疾苦人人以為淑人親已見窮困即非戚屬亦賑給之居常逡巡自下即襁褓藍縷禮之如富貴人始淑人之生也有神謂上林公曰爾未宜子畀爾女然不戚丈夫子術者見淑人曰貴人也中年而厄司馬公官西粵時淑人病勺飲不

入口七日且屬續子傲灼夢神角中修髯拊其背曰  
 服其藥當瘥如其言霍然病已又二十年乃卒史琦  
 曰淑人於慈孝其天性也其最難在嫡庶之際夫人  
 已之分也嫡庶之際不止人已母以子疑子以母疑  
 漢帝有言人未必自生子患愛養不至耳此夫無子  
 而以為子者無子而以為子者利之也有子而以為  
 子則境加順而事加難夫兩貴相逼也兩力相軋也  
 兩賢相厄也聞淑人之風德宜廣矣是宜銘銘曰不  
 知其婦視其偶知其婦不知其母視其後知其母以

身厄家家乃阜三命四命福乃厚人女女之人子子  
 之德乃茂歸于九京形有盡乎名乃壽

釋義介婦也

介大

襖襖蓋縷

粗衣服不整也

明通議大夫湖廣按察使慶川麻先生墓誌銘

吾師慶川先生卒于沔陽蓋期年而其子走狀來請  
銘嗚呼吾何忍銘吾師乎憶己丑秋師卧病長安即  
中二三子奉寢興侍湯藥握手家人語宛宛如昨而  
今真已矣以吾師澹泊寡營不宜客死即死無益于  
二三子之手也嗟乎悲哉吾何忍銘吾師乎夫事師  
者無偽辭謹按實而誌之師姓麻氏諱永吉字伯貞  
別號慶川先生先世舊為慶之環邑人勝國時布節  
制靈武蕭關者今其地猶有麻公塚云入本朝始徙

家慶曰天壽曰二曰榮曰得林曰彪蓋五傳而為贈  
中憲大夫王恭人則先生父若母也大夫恭人初艱  
子踰四十始孕孕期年而生先生七歲就外傳授春  
秋十六補博士弟子員乙卯舉於鄉又十年成進士  
讀中秘書已授侍御史蓋二年當 稷廟龍興之元  
年受命視鹽政於吳越間剔蠹釐弊老吏無敢欺國  
課足而商不困戊辰哭其父既除服遂不出假休沐  
家居無何復哭其母先後又七年而當 今上之二  
年乃以故秩起家當是時 上冲齡接羣臣之日新

奄保自以狡復得居間欲有所陰陽會又江陵新貢  
用事事每授指相左右外廷囁嚅不敢言而會南中  
奄有被酒柳榆傷省臣者先生曰今中人勢將起吾  
以摧其鋒即具疏廷列狀幾獲重罪王襄毅公力為  
之地猶奪祿一年乙亥奉命按視京營會虜入遼陽  
塞即實封白狀而相入對虜不足慮業解去矣即復  
出謂先生先生顧謝曰 上居深宮何從知邊事永  
吉言官也有所聞不敢不以質對相默然奄保欲置  
諸路織造監先生具疏力持之得止而會又劉御史

臺者速詔獄將從重訊先生奮然曰劉死言路塞矣  
即具疏引唐子方事爭甚力是時救劉御史章亡慮  
數十大抵且救且言之而陰為相誦功德獨先生無  
撓辭丙子奉命按齊魯甫入境即按論屬墨吏孫鳳  
鳴者孫又相私人急謀得內徙而露章會且至倉卒  
不及為地卒下廷尉驗狀論如律其冬讞囚是時吏  
事尚嚴急率用擊斷為聲決死囚或多至百人先生  
獨不妄論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報入相大恚竟  
用姑息為名奪俸一級已而出知潞安府潞宗多得

用勢武畧人不得則假官府脅之因持官府短長必  
謁其私乃有司亦稍稍侵其歲鏹之美而持益捍先  
生為賦其廩如期而給之諸宗人踴躍相謂幸歲鏹  
倍常時卒亦不敢謁其私郡豪某者宗姻也介勢橫  
行里中有司側目無如何先生至繩以法潞安稅餘  
漏籍者動溢額萬乃按籍更不及額先生一切報罷  
其當額者一切無漏籍於是民蘇而國課更倍先生  
既用失貴人意居六年不調即引病乞休疏入而貴  
人病且死乃復即其地擢臬副治晉陽晉陽當孔道

往來徑是者資糧麻屨不勝供也乃亦不無奸調先生既用治郡時習其地其地既亦習先生授事肅然歲省置傳錢以數萬計居晉陽又三年歲乙酉稍遷叅藩值歲侵先生主賑躬自循拊之明年又侵會先生入賀力請之大農又得賑故比年再侵再不為災先生居晉中凡九年其去也行李蕭然如始至之日潞所出綈綺衣襲天下先生曰吾終不以地所出尺寸遺子孫屬吏某持家集呈公啓函而白金在烏公盛怒已而愀然憐之封還而切責之曰吾不受餽且

不欲使人知也其操行潔清不務聲名類如此遷川南觀察使竟為睚眦者所中假不冝其地議更調先生遂引歸諸中丞直指行部過者爭勸駕先生居久之起補湖廣觀察使先生既以潔直寡諧于俗視諸少年善事者既已得善地捷躡去居不能無悒悒當再起家構卑濕重遲之疾遂卧長安邸中六月乃愈之官半年而卒沔陽地卑濕故卒以其初疾嗚呼痛哉語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信然哉當麻先生為侍御高節斷斷不肯下持方鑿納圓枘其不

合固當及時事改革向之立同異忤貴近者皆歷階  
而升身都華要先生所如落落以至於死夫仕固有  
巧有拙就拙宦之中又自有巧拙為先生官三十年  
而歿之日家無餘財其廉不以成行其伉直不以立  
名闕深博大無能窺其際要其立意制行可謂真矣  
是宜銘銘曰法以廉介以嚴風采嶽嶽深以潛朱絃  
玉壺惟公兼驄馬矯矯為民瞻齊魯晉楚公所監霜  
風膏雨被里閭藩臬回輒何久淹沉冥吏隱居以恬  
世所重者健與筭莫邪為鈍鉛刀銛日入虞泉迫于

崦誰其承之孫與男千秋萬歲符斯占

釋義奄保

閩人馬

唐子方

宋唐介字子方

奸譎

奸欺也

泉

崦

虞淵暗也俱  
日從入之處

中憲大夫江西按察司副使劉公暨邢安人合

葬墓誌銘

故江西觀察副使劉公卒於家其子茂才君徵余銘  
余束髮與茂才友相善間謁公公天下長者也即徵  
茂才之請余故宜識之按狀公諱一孚字貞甫別號  
海山先世棗強人洪武初高祖贇始徙益都贇生亮  
亮生昱昱以耆年受冠服倜儻有節槩昱生相即公  
父也賈而儒行不喜為機利事有隱君子之風娶於  
李而生公公生七歲從林先生受句讀林先生器之



每受書至丙夜不休年十六為郡諸生又二年邢安人來歸是時公家壁立邢安人紡績佐公讀書歲壬子舉於鄉已未成進士試事吏部進士謁選郎俯首卑下已甚公獨平視不為屈選郎曰是嶽嶽且為疆項吏宜苦以仕縣即以公為富順令富順於蜀稱最劇公為治持大體不苛小亡赫赫名然事皆辦治百姓便安之比邑貴人某家居通賓客禮甚貴倨邑大夫來見多折辱之公獨不往及入覲適貴人者為政乃調公儀封今會河決歲大侵公築隄防蠲租賑食

困窮掩蔽駘惠聲流聞隣邑或情疏不任兩臺輒為公攝治之甲子遷順天府推官以贈公憂歸服除遷戶部山西司主事監兌江西事先期而集考最詔贈父相戶部主事封母李太安人又幾年遷福建司員外郎浙江司郎中當是時公登第二十年矣逾再考不得調旃知或謂公一謁要人藉子公力可立得所欲公曰吾以不妄謁人故至此不欲中道自更易詩有之翹翹車馬招我以弓招之不往而又求之客休笑願勿復言蓋大宰鍊菴王公舊令儀封而嚴公寅

所亦欲舊庸順令皆欲交驩公公常謝之王公擬公  
權關稅公亦欲以膏脂自潤辭不受也丙子擢四川  
布政司參議即之任邢安人卒公喜寬大僮僕無所  
督責安人持內政井井事務綜覈家人皆外樂公之  
寬而內憚安人安人卒繼室以石氏公居常念邢安  
人不置也更二年解組以歸居家十餘年病暑不能  
語遂卒公性坦率喜飲酒面嘗頰與人語似嬉似莊  
無少長皆禮遇之居家孝友有兩弟皆取給於公三  
黨之戚賴公舉火又更以易而狎之至反唇或坐門

下而詬公持杯笑如弗聞仕宦三十年所如落落不  
合同時第者皆至大官後來或居其上公不為意仕  
人皆指公為拙公亦自謂吾性拙不能逢世拓落故  
當至其當事操持耿介不撓不折亦自其樸直得之  
嘉靖中倭內訌言官論諸督臣侵匿兵餉有旨以其  
子孫屬吏更數十年貲產皆盡無以償公為郎官請  
於大司農疏列之釋亡辜數百人西南夷構事相殺  
傷建昌使者議舉兵誅之公以為夷爭殺自其天性  
故當以戎索縻之不足煩中國發兵行誅建昌使者

戰失利投劾去乃為飛語中公公亦坐免然川中縉紳皆以公議為是嗚呼此亦拙者之效乎蓋古者卿大夫行能各當其官如界之有畔非有軼世之才不敢踰繩墨後世人競所未至馳騁而起如驅駿馬走名都旦暮有程不中程怏怏不能靜至於沉默惟魯之倫相與誹笑以為亡能夫長孺積薪安仁拙宦拙則拙矣吾以徵其品也銘曰世錚錚而若無名世兢兢而若無營廉吏之久也而若家無贏此今所謂遲鈍而古所謂沉冥豈其卿豈其卿

終

